

# 郁達夫傳奇：

## 大師與校花 (三)

● 戚宜君 (本誌特約撰述)

### 伉儷情深韻事多

郁達夫、王映霞二人訂婚以後，原本是很快就結婚的，由於孫荃的事情無法予以徹底的解決，在郁達夫看起來，根本不算是嚴重的問題，反正把他們母子往富陽老家一擱，手頭寬裕時寄給他們一些生活費用，倘若拮据時就由他們自生自滅了；但是王映霞却認為必須明確的一刀兩斷，否則拖拖拉拉，不祇是糾結不清，而且也影響自己未來的身份與地位。

因此，婚期便一延再延，郁達夫想要帶王映霞到歐洲去舉行婚禮，遠離他們所煩心的人與事；然而郁達夫對歐洲十分陌生，連個落脚的地方也沒有，此時祇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

王映霞經常哭哭啼啼，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與這個中年文人攬在一起，究竟值不值得。就在王映霞神思恍惚之際，郁達夫使出了他的殺手鐮，將他和王女的戀愛過程，巨細靡遺，點點滴滴所記載下來的日記，編成「日記九種」，在民國十六年九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內容新奇大膽，造成一陣轟動，不啻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的

呈現在世人面前，簡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這個女人是郁達夫的了，看你還有什麼皮調。」

原先，王映霞曾經翻閱過郁達夫的部分日記，就已經怒不可遏的幾乎與他翻臉，如今居然將全部交往過程，毫無保留的公佈出來，王映霞幾乎要氣炸了。但是郁達夫並不就此罷休，仍然從文壇訊息中大事鼓吹，很快的便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日記九種」連續二版又一版的發行，郁、王的戀愛過程也成為全國耳熟能詳的新鮮故事，王映霞所到之處，開始成為鋒頭人物，久而久之，反而使她在虛無飄渺的意念上，獲得了一份抽象的滿足。這種滿足一方面沖淡了孫荃所投射下來的陰影，一方面使他對郁達夫又產生了一份不著邊際的價值感。

歐洲雖然人生地不熟，日本却是十分熱稔的地方，於是拖到民國十七年開春，郁達夫與王映霞商量好了，決定雙雙赴日本旅行結婚，一切準備停當，在杭州印製了喜柬，簡簡單單的寫着：「諒於夏正二月二十一日，潔查候駕，席設日本東京上野精養軒。」下首是郁達夫與王映霞共同

的署名。旋即雙雙乘輪東渡，不料抵達日本長崎時，因故未能獲准登岸，乘坐原船返回上海；因為結婚喜柬已經遍寄諸親友，此刻也不便加以更正，遂悄悄的轉往杭州，邀請了一些至親好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新房就設在金剛寺巷的王家，也許是郁達夫害怕犯了重婚罪吧！婚禮簡直算得上是非常了草。

嬌生慣養的王映霞，那裡懂得居家過日子那一套瑣碎事務，母親王守如女士有點不放心，遂跟着他們來到了上海，三口之家先是擠在英租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號，後來又租下了嘉禾里一四七六號一樓一底朝北的老式樓房定居，兩人的婚後生活，倒十分恩愛，羨煞了不少朋友。

當時，郁達夫的身體十分糟糕，黃疸病沒有斷根，還有輕微的肺病跡象，整天咳嗽不斷，體質日顯孱弱，王映霞與她母親合作起來，決心要把郁達夫的身體加以有計劃的調護，除了規律生活起居而外，每天準備了鷄汁、甲魚、黃耆燉老鴨，只要是想得到、辦得到的補品，都想盡了辦法弄來給郁達夫補養身體，這一段時間，要算是郁達夫、王映霞二人結婚後最甜蜜的一段時光了

十年以後郁達夫在「毀家詩記」中，回憶這一段恩愛時光尚有詩云：

猶記當年禮聘勤，千金沽酒聖湖濱；  
頻燒絳蠟遲宵析，細者龍涎澆宿醺。  
佳話頻傳王逸少，豪情不減李香君；  
而今勞燕臨歧路，腸斷江東日暮雲。

另外王映霞的母親壯年守寡，深悉生活的艱難，因此一天到晚在女兒耳朵邊上嗚咕，要謹慎用度，要量入為出，要積蓄以防患未然；因此把郁達夫的版稅及稿費收入，都處理得井然有序，家庭經濟不但漸趨穩定，而且還有存款的數字在不斷的成长呢！

由於「日記九種」的出版，以及文壇上不斷的報導，王映霞的名字便十分響亮的傳揚開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她不但是一個大美人，而且還成了名女人呢！

「出入相偕，游息與共」的婚後生活，朋友們經常看到皓齒明眸的王映霞，挽着郁達夫的胳膊，出入於各種聚會上，一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王映霞身上，使得郁達夫心中大興妒妬的念頭。

按照郁達夫的想法是：別人最好不要死盯着他的老婆看，彷彿眼珠子都要彈出來似的，着實使人生氣；而且自己的老婆也不要去看別人，以免與別人目光相接，讓不相干的人佔了便宜。

事實上，王映霞婚後正是她美艷的頂峯時期，玲瓏有緻的胴體，白嫩細膩的肌膚，先就已經使人喉頭發乾而猛嚥口水；再加上蓬鬆的雲鬢霧鬢，明艷的面龐與勾人魂魄大眼睛，每至一處就成爲大家目光集中的焦點，怎麼能够禁止別人向

她投射過來的貪婪目光呢？

既然無法限制別人的目光，就只好對自己老婆加以限制了。郁達夫弄了很多書籍讓王映霞在家裡閱讀，不讓她出門，有朋友請客吃飯，本來是兩人一同去的，走到門口郁達夫時常朝王映霞上下打量一番說：「我看你還是不要去吧！人家都要看你呢！」

就這樣王映霞就不去了，王映霞對於郁達夫的多疑善妒，起初以爲是愛她的表示，後來覺得有些好笑，再後來已經感到痛苦了。

還有一些生活習慣及嗜好，也給王映霞帶來了許多痛苦，譬如說郁達夫生性邈遠，不修邊幅，頭髮不梳，鬍鬚不刮，衣服不換，皮鞋不擦，甚至於十天半月不洗澡；總要王映霞替他梳理頭髮、修剪指甲、擦拭皮鞋、一再催促他刮鬍鬚及換衣沐浴，每次都弄得劍拔弩張，臉紅脖子粗的，下不了枱面。

譬如說郁達夫抽煙喝酒，經常煙灰亂彈，煙霧盈室，也經常喝得爛醉如泥，醉臥朋友家裡，甚至醉臥在馬路上，都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王映霞勸他少喝一點，郁達夫一生氣，往往嚙着尖尖的嘴巴，站起來就往外走，於是又不知到那裡喝酒去了，一兩天「夜不歸營」根本不足爲奇。

結婚後的第二年夏天，郁達夫因爲王映霞干涉他喝酒，一怒之下離家出走，獨個兒喝得酩酊大醉，躺在上海港口的十六舖碼頭上，身上的錢包及手腕上的金錶都被小偷摸走了，懷裡只剩下張到寧波的船票，第二天凌晨還是坐船到寧波去了。

郁達夫原本是應友人之邀，往遊普陀勝景的，喝酒誤事，身上的錢財被扒光了，仍然宿醉未醒，糊裡糊塗的上了船；到達寧波以後，才發覺身無分文，住在青年會裡進退失據，遂打電報給王映霞，叫她火速電匯一百元以應急需。

那時是由王映霞掌握他們家裡的經濟大權，省吃儉用，情況稍有起色，然而動輒就要二百大洋，還是很難張羅的啊！而且也不知他要這麼多錢幹什麼用途，遂變賣了手飾，親自帶着錢趕到寧波。郁達夫一見愛妻到來，彷彿又回到了初戀時光，雙雙前往當地的名勝日月湖、天童寺，以及城西十餘里的邵家渡，憑弔梁山伯及祝英臺的遺跡，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爲他們夫妻相偕前來遊山玩水呢！

光是在寧波玩玩還不够，再渡海到了普陀梵島。普陀山與五臺山、峨嵋山、九華山號稱「佛教四大名山」，內陸佔了三處，惟獨普陀山孤懸海上，洪波巨濤，盪浴日星，崖峯洞窟，吐納煙霞，松林現采，蓮竹噴香，真躬寶舶，絡繹不絕。郁達夫這次往遊普陀勝景不但帶着新婚夫人，還約了一些朋友，他們借宿天福庵中，一連玩了六天，島上有名的風景像是梵音洞、洛迦洞、潮音洞、紫竹林、朝陽洞等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另外所謂的普陀八景：盤陀夕照、光照雲霓、潮陽湧日、寶塔聞鐘、華頂雲濤、梅苔仙井、千步金沙、蓮池夜月，絕大部份的景緻，都已經過了他們的領略及品題。

這時王映霞已經懷孕五個月了，稍顯凸出的肚子，更顯得豐腴迷人，朋友們都對他們夫婦

隨，伉儷情深的表象羨慕不得了，又那裡知道箇中內情呢？不管怎麼說，普陀之遊，郁達夫及朋友們都玩得十分愉快，只有王映霞挺着大肚子，真可謂是陪公子玩樂，花費的又是她手飾變賣的錢啊！因此，當郁達夫逸興過飛，唸出了他新作的詩云：

山谷幽深杖策尋，歸來月色已西沉；  
雪浪怒擊玲瓏石，洗盡人間絲竹音。

大家都跟着起調，稱讚他們是一對神仙眷侶，能够在煩囂的都市生活中，忙裡偷閒，有此雅興，浸沐於山海之間，真是幸福的一對，郁達夫哈哈大笑，王映霞却有苦說不出，笑得十分勉強與尷尬。恰於此時天福庵的主持和尚福明法師，準備了紙墨，懇請這些施主們題字留念，郁達夫題的是：

鐘聲敲破屠龍木，梵語驚醒倚馬才。  
在互相祝福與互道珍重聲中，離開普陀，返回上海時，一百大洋也花得差不多了。受不了王映霞的數落，暑假以後，郁達夫悄悄地接了安徽大學的聘約，於秋季開學時跑到安慶任教去了。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間，王映霞為郁達夫生下了第一個男孩，正值農曆十月小陽春天氣，所以郁達夫就為這個男孩取了「陽春」的乳名，學名則為郁飛。郁飛的出生，距離郁、王婚後，恰好是一年半的時間。

民國二十年五月間，王映霞又為郁達夫生下了第二個男孩，時為農曆三月暮春，故用「殿春」作乳名，學名則為郁雲。長子名飛，次子名雲都是從「岳家軍」裡抄來的名字，同時「三國志

」裡的張飛和趙雲，也是郁達夫為孩子們取名字的靈感呢！郁雲的出生，距離郁飛的出生日期，恰好又是一年半的時間。

三年之中生了兩個男孩，家庭用度頓時增加了不少，而且蟄居富陽老家的孫荃母子的生活開支，也要靠郁達夫寄錢回去接濟，在疲於奔命的煎迫下，郁達夫罹患傷寒，黃疸病也復發了，緊接着肺病也開始作怪，一身都是病，又怕傳染給小孩，遂決定赴杭州療養。

秋涼時節，郁達夫單獨到了杭州，先在滄州旅館住下，然後又住進西湖醫院的水明樓上，一面養病，一面也不時出去徜徉於大自然的懷抱中，心情閒適，病情也大有起色。一日往西溪遊覽，沿途有三個靈官殿小廟，郁達夫在寫給王映霞的信中附了一首詩云：

一帶溪山曲又灣，秦亭迴望更清閒；  
沿途都是靈官殿，合教君來管此山。

靈官，杭州人說是姓王，因此郁達夫與王映霞開玩笑說是「合教君來管此山」也。

郁達夫是一個憤世嫉俗，散漫放蕩的文人，結婚初期尚知努力工作，賺錢以供家用，久而久之，故態復萌，除了抽煙、喝酒、打牌、閒逛等一些不良習慣變本加厲以外，由於身體狀況不佳，精神及情緒也跟着頹廢下來，經由王映霞的再勸說，才有杭州養病之行。

在杭州住在視野絕佳的水明樓上，西子湖的旖旎風光盡收眼底，每天吃藥打針，早睡早起，湖邊散步，樓上看看書，生活過得清靜而有秩序，認為是休養生息的一段最好時光；上海家裡

的一切瑣碎事務，全由王映霞一力承擔，有關郁達夫的一些事務，也統由王映霞代為處理，而且經常給郁達夫製辦衣物、購買書刊、特別是應酬事宜都作得面面俱到。從郁達夫到杭州養病這幾個月看來，王映霞還真的稱得上算是一個能幹的賢內助呢！

### 舉家遷移到杭州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郁達夫與王映霞帶著母親王守如、三歲半的郁飛、兩歲的郁雲，舉家從上海遷回杭州，暫寓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一幢朝西的兩樓兩底中式樓房中。

不到兩個月，王映霞又為郁達夫生下了第三個兒子，乳名耀春，學名是郁亮，意思是說前兩個孩子郁飛與郁雲，像是「三國志」中劉備手下的張飛與趙雲，如今生下來的郁亮就像是諸葛亮了，有了猛將還得有謀臣嘛！這便是郁達夫為兒子們命名的心態。

郁亮在世僅兩年半，便因罹患結核性腦膜炎，病危時王映霞慌了手脚，又怕感染給郁飛及郁雲，只好送回富陽老家交給孫荃養護，不久後終於夭折了；孫荃還像模像樣的把這個小不點兒葬在富陽的風景區鶴山脚下吉祥寺的後面，郁達夫也寫了悼念的文章及詩詞呢！

這件事情的背後，使人感到郁達夫的殘酷、王映霞的自私，更令人欽佩孫荃實在是個寬宏仁慈的好女人。試想：郁亮罹患不治之疾，既怕傳染給王映霞的孩子，難道就不怕傳染給孫荃的兒女嗎？同樣是自己的骨肉，郁達夫何以竟如此的

厚此薄彼呢？而王映霞一向把孫荃視爲眼中釘、肉中刺，如今自己的兒子身罹重病，又死皮賴臉的往孫荃手上送，天下那有這種便宜的事？然而孫荃都默默的照單全收，而且養生送死，承擔了丈夫與那個奪走她丈夫的女人原本應該承擔的責任，祇此一端就可概見孫荃實在是一個值得敬佩的舊式婦女。這些都是後話，暫且不去談它。

這次的移家杭州，王映霞已經懷孕八個月了，挺着大肚子，行動諸多不便，何以非要匆匆忙忙的搬回杭州不可呢？能够數得出的理由大約有以下五端：

第一、杭州是王映霞的故鄉，久住上海，已感厭煩，日夜想要搬回杭州住家，此項心意，醞釀已久。

第二、上海開銷較大，杭州生活水準較低，可以節省開支，免得有自慚不如他人的感覺。

第三、杭州山明水秀，風光宜人，氣候亦佳，遠離上海的煩囂及冗雜，有助郁達夫的寫作及身體調養。

第四、眼看孩子們都要入學了，王映霞固執的認爲在杭州的讀書環境比上海爲佳。

最重要的還是王映霞的心理在作祟，在杭州她是出了名的大美人，但在上海比她漂亮的女人多得是，不但擠不入上流社交圈子，簡直就像是洗衣、燒飯、帶孩子的老媽子，她已經聲名遠播，但也祇不過限於藝文圈子而已。雖然經常有一些崇拜甚至貪婪的目光投射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一陣快慰，然而再看那些目光的主人，不是既窮且酸的文人，就是上不了檯面的二三流人物，

爲此她十分懊惱，總想突破眼前的現狀，而移家杭州就是她慎思熟慮而得到的惟一結論。

時光悠悠，紅顏易老，芳華虛度，最是不堪；王映霞天天向郁達夫枕畔進言，終於說動了這個沒有多大主張的書生型人物；雖然王映霞已經臨盆在即，還是深恐事緩有變，遂匆匆忙忙的由上海遷回杭州。

王映霞很有一點兇理財的頭腦，嫁給郁達夫之後，一切的收入與開支，均由她一手調理，量入爲出，省吃減用，還積蓄了一筆款項，這筆錢在花花世界的上海算不了一個數目，但是拿到杭州去用，因爲生活程度較低，似乎還可以派得上一些用場呢！

搬回杭州以後，郁達夫已經三十八歲了，在六十年以前的時代，接近四十歲的人已經算是人生的巔峯時期了，倘若仍然沒有多大成就，心情就不免快速的進入哀樂中年的下坡路了。

郁達夫原先自認爲是一個「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的飄泊者，但是一旦接近中年，身體情形與心理狀況，都產生了急遽的變化，開始想要安定下來，也開始大興求田問舍之心；幻想着擁有自己的莊舍及田園，在看書疲倦之時，或夜半不寐之際，尤其是春雨蕭條的暮春，或風吹枯木的秋夕，能够躺在枕上聽着簾雨聲淅瀝，該是一種何等美妙的感受啊！

按照郁達夫的最初構想是：建造一座「潔淨的小小住宅」就行了。地皮不必太大，只要有半畝之屋，一畝之隙地即可。房子亦不必太過考究，只須有一處可以登高望遠的高樓，三間平屋就

行。但是圖書室、浴室、貓狗小舍、兒童遊嬉之處，灶房等都不得備。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潤一點的迴廊；房子的內部，更需要亮一點的光線。此外是四週的樹木和院子裡的草地了，草地中間的步道，總要用白沙來鋪才好；四面若有鄰舍的高牆，當然要種些爬山虎以掩去牆頭；若係曠地，只須植一道矮矮的木柵欄，用黑色一塗就可將就。門窗當一律用厚玻璃來做，屋瓦應先釘上鉛皮，然後再覆以茅草。

雖然郁達夫的想法並不算怎樣豪華。倘若是在遠離市塵的鄉間，以當時他們所積攢下來的一些錢，應該是很快的便可以付諸實施；無奈王映霞祇是同意了丈夫的建築格局構想，然而對於建築的地點，却堅持非在杭州市區不可，而且最好是臨近西湖一帶。

杭州市區，特別是臨近西子湖濱一帶，要想找一處兩畝的地皮以供興建新居並非易事，因此便一拖再拖，兩年過去了尚沒有眉目。

此時的王映霞已經二十六歲了，雖然生了三個孩子，似乎並沒有絲毫影響她的身材與美艷，反而因爲五、六年的上海生活，使她越發顯得舉止嫺雅，進退綽約多姿，輪廓均勻，肌膚白嫩，平常不着襪子，披着一雙珠履，腳指甲上染着桃色蔻丹，配合着凝脂般的光潔玉腿，更顯得豐若有餘，柔若無骨。

郁達夫到了杭州似乎就要不開了，平日深居簡出，讀些無聊的小說詩文以娛旦夕，間或也利用雙腳，外出爬山涉水，聊以寄情傲於虛空；並曾遠至蘭溪、金華、龍遊各地遊覽，且曾想往登

黃山，旋以天寒雨雪，道路難行，僅至安徽的白嶽而已。

王映霞的生活可就過得多多姿了，她在杭州有許多親戚、同學，以及許許多多「仰慕」她的人，整天忙着交際應酬，凡是她所到之處，無不使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然後全場的目光跟着她團團轉，每每至夜靜更闌，才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家裡，郁達夫自然是嘖有煩言，但是此刻好像已經無法約束王映霞的行動了。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農曆是八月二十四日，是郁達夫的母親陸氏的七十壽辰，此時王映霞所生的第三個兒子郁亮已經夭折三個多月了；像是一個燙手的山芋，事急矣，沒命的甩給了與郁母陸氏同住在一起的孫荃，如今兒子已死了，遂趁為郁母祝壽之便，想着要到富陽看一看小兒子的墓地。

就這樣郁達夫與王映霞携二子回到了富陽老家，長兄郁華亦於前五日帶着全家大小由北平回來，二兄郁浩正在富陽開業行醫，全家大小十多人齊聚一堂，並曾前往鶴山春江第一樓前攝影留念，想不到這一次的全家團聚，竟成了他們全家兄弟子姪最後的一次。

### 風雨茅廬是非多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建造住宅計劃，一直到他們搬到杭州的第三年夏天，才有了一點點眉目。

他們租住的場官弄，有點像是上海弄堂房子的格局，房屋臨巷，根本沒有迴旋的隙地，就在

這條弄堂的盡頭，有一座年久失修，斷垣殘壁的廢廡，樹木枯朽，雜草叢生，約有兩畝大小，聽說是慈善機構的產業。王映霞心想：如果能够以這座廢廡作基地，無論是格局及地段，建造一座住宅，都非常理想；但是王映霞的母親却執心，以廟址作住宅基地，恐怕會冒瀆神靈，以是祇是想想罷了，並沒有積極的去進行這件事情。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間，孫百剛的妻子楊掌華因病去世，續娶紀瑞為妻，雙雙前來杭州遊覽，飲水思源，郁達夫與王映霞還是十分感念孫百剛的介紹他們認識的；雖然這位飽受舊禮教薰陶的孫先生，曾經極力反對過他們的結合，然而七、八年過去了，如今楊掌華已逝，孫百剛又新娶了紀瑞，在態勢上與郁達夫的停妻再娶也相差無幾，因此，在心理上也就祛除了往日的芥蒂，彼此又熱絡的交往了起來。

有一天遊罷西湖，郁達夫與王映霞隨同孫百剛夫婦到了他們下榻的旅館，剛好有幾位客人來訪，介紹之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了一陣子；其中有一位沈太素先生是在救濟院工作，反應敏捷的王映霞，不免就連想到場官弄的那座廢廡，追問之下，果然是屬於救濟院的地產之一。

杭州救濟院的前身，就是滿清時代的杭州同善堂，業務範圍包括了育幼、養老、救貧及濟亡等工作，在杭州城廂一帶有很多地產，包括西湖邊上的許多義塚在內。據沈太素說西湖邊上的義塚佔地遼闊，盡是風景絕佳的地段，準備將義塚集體遷葬至偏僻地區，空出的沿湖地皮，可以高價出售，以便得款在清泰門外建造一批平民住宅

，對於整理市容及資助平民，都大有裨益。

王映霞聽沈太素這麼一說，心中大感興趣，遂把椅子移近了沈太素，閃着美麗的大眼睛，笑容可掬的仔細詢問詳細的情形。

美人笑臉相迎，沈太素亦樂不可支的耐心加以解說，等到大家告辭以後，王映霞悄悄的對孫百剛說：「您同沈先生很熟吧！」

孫百剛不解的說：「是啊！有什麼事嗎？」  
王映霞鄭重其事的拜託道：「請您明後天去沈先生那裡問一聲，我們現在租住的場官弄裡有一處廢廡，大約有兩畝光景，聽說是救濟院的產業，我想把它買下來，可否請您幫忙。」

孫百剛十分訝異的說：「廢廡買下來幹嘛？」  
王映霞解釋稱：「我喜歡這塊地皮，方方正正的，四面圍牆俱全，地面也很平整，只要把坍塌的舊廡拆掉，立刻就可以建造新屋。」

孫百剛笑了笑說：「廟廡改建住宅是不妥當的啊！你們不忌諱這些？」

孫百剛說罷，看了看郁達夫，似乎是要徵詢他的意見，郁達夫好像並不怎樣起勁兒，祇是淡淡的說：「她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聽到風就是雨。」

王映霞連忙央求孫百剛，無論如何務請大力幫忙。第二天孫百剛便專程去找沈太素，據稱：「零星地產本來就要作一次有計劃的清理及出售，只要那塊廢廡的產權屬於救濟院，一定可以幫忙。」

王映霞樓上臥室的窗口，正對着這塊廢廡，每天早上臨窗梳粧，老是望着這塊地基出神，老



早就想：有朝一日能把這塊地皮買進，建幾間平房，種一些花木，一定是一個理想的居家環境。此刻一方面託孫百剛幫忙，一方面又迫不及待的親自出馬去找沈太素接洽。

原本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料救濟院在既定的計劃中，這一塊地皮的處理方式不是屬於變賣的部分，而是必須要有市郊更大的地皮來交換，雖然需要多費一層手續，但是這塊廢廢大致也算是跑不掉了。

於是東找西找，終於在這年秋天在郊外買了十七畝山坡地，花了一千七百多元，用來交換救濟院的兩畝廢廢，宿願得償，王映霞與繳勃勃僱請工匠，擇吉動土興工，自己設計，自己監工，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了王映霞的心血，郁達夫却像個沒事人兒一樣，什麼事情都不操心，好像也幫不上什麼忙。

從民國二十四年深秋開始建造，持續到第二年暮春，前後半年多時間，王映霞一天到晚在工地上指揮若定，工人們惑於她的美艷，都乖乖的聽從她的「命令」，呼來喝去，了不為意，而且工作得格外賣力，從經營與開創這一角度來看，王映霞實在又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女人啊！

不祇是工程進行順利，王映霞同時選用了一點心眼兒，在整地挖基的時候，特別埋下了界石，鏤刻着王映霞的名字，預防那家兄弟子姪，特別是孫葦的子女將來爭奪這片產業。

(三) 花枝與師大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新居建造竣工，兩扇紅漆鐵門，氣象相當雄偉，進門是一條水泥鋪道，如果是坐汽車的訪客，可以一直開到正屋門前下車。

。正屋是向陽的三間房屋，當中一間是客廳，正面牆上懸着一塊匾額，是馬君武書寫的泥金四個大字——「風雨茅廬」。

客廳東西兩間是臥室，開間比較寬敞，每間各有後軒，室內陳設着杭州市上最新式的家具，壁上掛滿了字畫鏡屏。正屋之外，後面還有三間小屋，日常起坐進食都在這三間小屋之中；屋後沿鋪道走過去，經過一重月洞門，是一個小小的院落，點綴着一些假山石，還有一些盆栽及魚缸，迎面便是一間朝南的大花廳，這裡就是郁達夫寫作讀書的地方。

郁達夫聽孫百剛說廢廢建屋恐不吉利，因此在建造之初，便請來風水先生，一次又一次的小心履勘，舉凡大門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門戶的開閉、日期的選擇，莫不聽從風水先生的指示辦理；到了房屋落成以後，有關灶臺、床鋪、魚池等位置，也送經風水先生勘定。據風水先生說：「如此這般，必能人口平安，家運興隆。」

事實上，風雨茅廬在建築期中，泥土磚瓦搞得一場糊塗的時候，郁達夫十分煩躁，爲了眼不見爲淨，索性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公治的來信邀請，在杭州過了農曆新年，便轉道上海乘坐靖安號海輪，往福州漫遊去了。

只是想着南下泉漳，北上武夷，飽覽閩地風光，不料在抵達福州後，隨即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擔任省府參議，負責經濟設計方面的工作，他離開杭州時，正是農曆的正月十三，再過三天就是上元燈節了，因而有詩云：

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裡過花朝。

王映霞整天忙着與杭州的達官、貴人、紳士、名流交際應酬，又忙着和泥水工、木匠、石匠、花匠、裝修工、家具商打交道，彷彿像個女強人一樣，叱咤風雲，指揮裕如，生活過得忙碌而緊張，郁達夫的離家赴閩，並沒有帶給她多大的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郁達夫的遠赴閩地，反而給王映霞解除了許多羈絆，減少了許多約束的力量，甚至是留下了充份的空檔，使得這個心高貌美的女人，毫無顧忌的從容施展，廣結善緣。

有人贈送鐵門、有人包辦花木、有人負責家具，據王映霞事後告訴孫百剛說：「風雨茅廬建築下來，少說也得兩萬大洋，而我們的積蓄頂多祇不過是一萬多一點兒而已，許多東西都是朋友們送的。」王映霞沾沾自喜說了一遍，孫百剛聽得非常不是滋味，心裡想着：「這些人幹嘛要送你東西呢？幾乎是共襄盛舉的態勢嘛！你們有何德何能，值得人家如此破費，而且郁達夫遠在福州，這些人之所以肯大把花錢，完全是衝着女主人的面子，個中滋味也就頗爲耐人尋味了。」

風雨茅廬終於在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下旬全部完工，歷經半年多時間，郁達夫由福州趕回時，王映霞已經遷入了新居，郁達夫祇是在正廳上掛上了「風雨茅廬」的橫匾；就如同是又生了一個孩子一樣，從懷胎到分娩都是王映霞一人在張羅，郁達夫可說是坐享其成，僅予以命名而已。

郁達夫對於風雨茅廬的格局及設施都非常滿

意，本來還想在園角建造一座可以登高望遠的塔樓，名字都想好了，叫作「夕陽樓」，經過估價又得四千多大洋，而當時郁達夫在福建省府的月薪才不過三百大洋而已，而且積蓄已用罄，全家大小又得開支，夕陽樓的建築遂胎死腹中了。

聽說建造風雨茅廬有許多人幫了不少忙，按照常情既然新居落成，主人由福州回來，總應該表示感謝之意才是，於是在西湖邊上的鏡湖廳裡大宴賓客，舉行了一次熱鬧開闢的宴會。

只在風雨茅廬中待了三天，郁達夫便又離開杭州，趕往福州供職，這年八月十三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個男孩，乳名叫做建春，以紀念郁達夫在福建任職，學名則借用戰國時代學者荀子的姓氏，取名荀荀，許多記載中都誤作郁均，實在是沒有根據的。

擺脫了懷孕的累贅，王映霞把郁飛、郁雲都交給母親王守如照管，另外還請了一個祿母專門看顧荀荀，自己搖身一變，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成為一個自由自在的「單身貴族」了。除了外出交際應酬之外，王映霞也經常在風雨茅廬的正屋內招待客人，表面理由說是小孩們亂坐沙發，會弄髒地板，其實是怕打攪正屋裡的寧靜氣氛，不想使來訪的客人，看到她拖拉着一大堆孩子，而貶低了她的「身價」；因此嚴格規定他們不得進入正廳一步，活動的空間完全限制在後面的三間小屋中，因之，客人們所看到的風雨茅廬是窗明几淨，氣氛雅緻，甚至有些客人，根本不知道王映霞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媽了。

郁達夫根本沒有享受到風雨茅廬中的寧靜與

舒適，倒是一般曾經在建築過程中幫過忙的人，却成了這座幽雅宅院中的常客；他們像是「回家」一樣，經常輕車熟路的來到風雨茅廬，飲酒品茗，笑語聲喧的消磨一個下午或黃昏，有時直到夜闌人靜，風雨茅廬的正屋中尚且是高朋蒞止，華燈人影，令過往的行人不為之側目不已。

有人就曾諷稱風雨茅廬簡直就是一座高級人士出入的俱樂部嘛！郁華的女兒郁風，也就是郁達夫的大姪女，就曾在「三叔達夫」一文中說：「民國二十五年春新屋落成，而達夫却沒有享受，爲了賺取固定收入及還債，去了福建當一名參議閑差，而風雨茅廬就成爲名流出入的地方。」言外之意是不難想像的。

郁達夫與王映霞在上海結婚以後，寓在英租界赫德路嘉禾里的弄堂中，根本進不了上流社會的圈子；而且新婚燕爾，夫唱婦隨，兩人形影不離，在許多狀況下王映霞還受到了郁達夫莫名其妙的限制與禁錮，生活倒也過得平靜無波，但是移家杭州以後，情形便完全改觀了。

已經生下了四個孩子，在心理上郁達夫總覺得王映霞已非昔日的美艷如花，在實質上到了杭州以後，郁達夫日漸頹唐下來，從人生的第一線上逐漸退縮至第二線，一切家事處理、人際關係、瑣碎事物、生活安排，都由王映霞一手包辦，既然要辦事，當然就要拋頭露面，久而久之，郁達夫已經習慣了王映霞的左右逢源，也不再就心「別人都要看她了」。

風雨茅廬的建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從頭到尾都是王映霞在全盤經辦，等到風雨茅廬建

築完成以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毫無道理的有一種錯覺，認爲王映霞才是這座幽雅宅院的真正主人。文化人不拘行迹，特別是在茶餘酒後，逸興盡飛之際，不避男女，口無遮攔，開些不傷大雅玩笑，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假如剛好有出色的美人兒在座，情況便益顯熱烈。郁達夫與王映霞搬回杭州以後，經常有這種放浪形骸的聚會，如今風雨茅廬建造成功，而郁達夫又遠適異地，正面看來王映霞應該是形單影隻了，但是從側面來看，別人也減少了一些顧慮，而王映霞更獲得了大量迴旋的空間，也增加了自由自在，甚至爲所欲爲的機會。

就這樣，平日艷羨王映霞美貌的男士，就能欣賞到伊人更多的璀璨笑靨、優美風姿、媚艷的眼神與妖嬈的風韻，許多熟識的人甚至在端茶遞水或夜闌客散之際，有意無意之間觸摸到她的玉手，或湊近面頰嗅到了她的髮香，此刻的王映霞實際上已經成爲杭州高級社交場合的大衆情人了。

就像是當初郁達夫闖進孫百剛寓所一樣，不期然的發現了王映霞，遂成爲他追求的目標；許紹棟是郁達夫的朋友，郁、王搬回杭州以後，過從密切，目的却是惑於王映霞的美艷，郁達夫萬沒有想到，後來許紹棟却成爲他太太的入幕之賓。風雨茅廬中的風風雨雨，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着，郁達夫遠在福州竟然毫無所覺，綠雲壓頂之際，郁達夫正浪跡東瀛，意趣盎然的進行着他的文學之旅呢！

想不到郁達夫與王映霞辛勤經營的風雨茅廬，竟然成了他們兩人愛情的墳墓了。（未完待續）